

京剧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第二集

一 疋 布

小 上 坟

荷 珠 配

打 刀

一 兩 漆

1120
2

07298

863
1100

京劇彙編

第二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80250

京 剧 彙 編

第二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印张 3 13/16 字數 77,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册

統一書号:10071·70 定价:(7)0.34元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戲曲團體、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優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戲曲團體、老藝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藝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戲曲遺產、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礎。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劇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藝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證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條件下，略作刪動。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藝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為京劇遺產的忠實紀錄。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審、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統一書號：10071·70

定 价：(7) 0.34 元

目 录

一疋布·····	1
小上坟·····	41
荷珠配·····	51
打 刀·····	77
一兩漆·····	107

一 匹 布

(又名張古董借妻)

于連泉 馬富祿口述

提 要

一匹布是一个極富風趣的民間小鬧劇。內容是：張古董不務正業，路遇盟弟李天龙；适李妻死家貧，無力赴試，張古董願將妻子暫借与李天龙，假作續弦，騙取他岳父的礼金。到岳家得銀后，李和假妻被留下同宿。次日張古董向县官控告；張妻因丈夫不務正業，願与李天龙成为夫妇。經官判准，令張另娶。張古董不但未得銀子，反而賠了妻子。

第一場

〔張古董上。小攞。〕

張古董 (數板)起南來了一婦人，身穿藍布褂，腰系青布裙。左邊挽起了左邊這半边，右邊不挽右邊那半边。為什麼挽起了左邊這半边，不挽右邊那半边？左半边無紐缺絆，故此挽起了左邊這半边；右半边有紐有絆，故此不挽右邊那半边。左半边，右半边，半边，半边。

(念)越冷越打戰，越熱越出汗。

越窮越沒有，越有越方便。

在下張古董，娶妻沈賽花。我是個買攢兒賣攢兒為生的。只因我好要錢，把本錢全輸了，簡直上頓兒不接下頓兒。我想了個主意，把我媳婦送回娘家，我這兒也省一口人吃飯。沒想到我送去第二天她就回來啦。噯，我看她下車的時候，胳膊窩夾着一卷白布。有啦，我把她叫出來，變着法兒把她那布誑到我手，變賣兩錢兒，我也好吃飯。就是這個主意。我說家裡的，街坊大嬸兒，我的敝房下！

〔沈賽花蹣上，坐介。〕

張古董 什麼時候啦！太陽多老高了，該醒醒兒啦，還沒起哪？該出來涼快涼快啦！（看見沈賽花）呦，一聲沒言語就出來啦！

沈賽花 啊！我早打屋裡出來啦。你沒看見，你眼睛瞎啦！

張古董 你瞧我这喇糊勁兒的。我說家裡的，你還像啊？
沈賽花 喲，我怎麼不像啦？
張古董 想你們做婦道的，講究早起三光，晚起三慌。
沈賽花 什麼叫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啊？
張古董 早起三光啊：早早兒起來，光梳頭，淨洗臉兒，這就叫三光。
沈賽花 三慌哪？
張古董 起晚了，抓頭不顧尾，這就叫三慌。你瞅瞅，桌上那土，都多老厚啦，你也不把它擻一擻！
沈賽花 你們家有擻子嗎？
張古董 我們家連擻子都沒有？
沈賽花 在哪兒呢？
張古董 噯，就說沒有，你吹吹也是好的。
沈賽花 我吹呀？我怕傷了氣！
張古董 你瞧什麼時候啦，你倒是把火籠上啊！
沈賽花 籠火呀？你們家有煤嗎？
張古董 我們家連煤也沒有？就滿打沒有煤，你把它撒出來，在那兒擱着，籠的時候也方便不是。
沈賽花 我呀，沒那麼大工夫兒。
張古董 得了，我也不問你這個。你知道我把你叫出來有什麼事情啊？
沈賽花 你不跟我說，我哪兒知道什麼事情啊！
張古董 對呀，我還沒跟她說呢，她哪兒知道。昨天晚上得了一個夢，你知道嗎？
沈賽花 你在哪兒住，我在哪兒住；你做夢，我哪兒知道哇！
張古董 我說出來，你給我圓一圓。

沈賽花 你說吧，我給你圓圓夢。

張古董 對！你給我圓圓夢。昨兒晚上，我睡到半夜，夢見咱們這個房梁，吭喳一聲，折啦！

沈賽花 當家的，可了不得啦！你瞧瞧米罇子去吧，大概沒了米啦。

張古董 怎麼房梁折了，碍得着米罇子什麼事啦？

沈賽花 你不知三梁相連嗎！

張古董 哪三梁相連？

沈賽花 房梁、地梁、口糧，這就叫三梁相連。

張古董 噢，這就叫三梁相連。房梁折了嘛，米罇子沒了米；那要是房椽子折了呢，醋罇子還沒有醬油了哪！

沈賽花 誰跟你費這個話。告訴你，太太我餓！

張古董 你餓？我問問你，這個月吃了飯沒有？

沈賽花 吃啦。

張古董 你几兒吃的？

沈賽花 我呀，初九吃的。

張古董 你十九再吃！

沈賽花 干嘛十九再吃啊？

張古董 你瞧，逢九才能進一十（食）哪！

沈賽花 還得兒二一添作五哪！誰跟你算老米賬哪？我餓！

張古董 你餓，你憑什麼老跟我要吃要喝？

沈賽花 呦喝！多新鮮哪！我們女人家，嫁漢嫁漢，為的是穿衣吃飯。

張古董 哼！擰啦！我是娶老婆娶老婆，得跟着我挨饑受餓。

沈賽花 你說那話是不要臉。我就是餓！

張古董 你餓，我也沒吃哪！有檔子事兒，我跟你商量商量。

沈賽花 什么事啊？

張古董 昨兒你打娘家回來，下車的時候，我瞧你胳膊窩夾的白花花的，那是什么？

沈賽花 那個呀？是嚼兒布。

張古董 噢，那是布啊？

沈賽花 啊！布！布怎么着？

張古董 不怎么着！

沈賽花 又嚼兒不怎么着啦！

張古董 (背供) 得！一點兒節骨眼兒都沒有啦！(對沈賽花) 家裏的，那是布啊，那好極啦，你把它拿出來，咱們把它賣倆錢兒，咱們倆也好吃飯。你瞧好不好？

沈賽花 不成！那是我娘家媽給我做褲子汗襖兒的，不能借給你。不借！

張古董 啊？你真不借？

沈賽花 不借！

張古董 你懂得什么叫陰七陽八嗎？

沈賽花 什么叫陰七，哪叫陽八？

張古董 想你們女人，就為陰人。

沈賽花 啲！我陰你們家什麼啦？

張古董 我們家也沒有什麼。是陰陽之陰，餓到七天頭兒上准死。

沈賽花 你們老爺們兒哪？

張古董 我們老爺們兒啊，為陽人。

沈賽花 又，又洋人啦！

張古董 餓八天才死哪。七天頭上你死了，太爺我還活着

呢。等你死了，把你那布拿出来，卖了錢，我吃，我喝，我玩，我乐：你已然死了，你也看不見了。

沈賽花 噢！合着你比我多活一天，無非也就是多受一天罪。說出什么来，太太也是不借，不借定啦。

張古董 你真不借？

沈賽花 不借！

張古董 太爷我还有拿手哪。

沈賽花 你有什么拿手？

張古董 太爷我会空倒飽兒。

沈賽花 什么叫空倒飽兒？

張古董 腦袋朝下，往炕上一躺，空出我的陈食来，打这兒就不餓啦。

沈賽花 我不信，你空一个，試驗試驗！

張古董 好。我空一个，你瞅瞅！（空介）哦！（打瞞兒）飽啦！

沈賽花 是飽了嗎？

張古董 飽啦。

沈賽花 不餓啦？

張古董 不餓啦。

沈賽花 这么样兒，你难受不难受？

張古董 反正是不好受。

沈賽花 得啦！我是养兒女的人，看不慣这个。起来吧！我把布借給你啦。（取布）

張古董 （起介）噢！你借給我啦，太爷还是不借啦。

沈賽花 你不借啦？好極啦，我还留着做褲子汗褸兒哪。

張古董 （夺介）你拿过来吧，我跟你鬧着玩兒哪。（背供）我搶不到手呢，我哪兒能不借呀。（对沈賽花）家里的，咱們是把它当了好，还是卖了好？

沈賽花 別當啊，干脆連根兒爛得啦，還能多賣倆錢兒。
張古董 對！咱們還能多賣倆錢兒。
沈賽花 你賣了錢，我還有不少東西要買哪。
張古董 你買什麼？
沈賽花 你瞧咱們家里什麼也沒有啦，你買一包米，一袋子面，五斤香油，一斤鹽，五百斤煤球，買點兒劈柴，買點兒肉。你瞧我這樣兒，我得換換衣裳啊！
張古董 對！你得換換衣裳啊。
沈賽花 我做几身家常兒穿的，做几身出門兒穿的衣服，我得打點兒首飾。你也別這樣兒啊！
張古董 我也得換換季呀。
沈賽花 你也做几件衣裳，買兩雙鞋，買頂新帽子。咱們家里太不成樣兒，還得買堂家具。
張古董 對！也得置點兒家具。
沈賽花 噯，得啦！就買這個吧。再買多了，你也記不住了。
張古董 就買這個啦？不要別的啦？
沈賽花 什麼也不要啦，就買這個吧。
張古董 不是啊！趁你這會兒明白，還要什麼，趁早兒說。
沈賽花 沒什麼啦。
張古董 沒什麼啦？把布給你，太爺又飽啦！（打飽歸介）哦，又飽啦。
沈賽花 怎麼啦？
張古董 你窮瘋啦！您這布值多少錢哪？
沈賽花 還不值千兒八百的！
張古董 值不了多少錢！
沈賽花 我也糊塗啦，我說了無非解解窮。值多少錢，你賣多少錢，隨便帶回點兒東西就是啦。

張古董 这不結啦！我走啦。

沈賽花 你走吧。

〔張古董出門介。沈賽花跟出站門介。〕

張古董 你在这兒干什么？

沈賽花 我在外头卖卖呆兒。

張古董 你別卖呆兒啦，进去吧。

沈賽花 那我关上門啦。

張古董 可別插門，我一會兒就回来。

沈賽花 是啦。噲！当家的，我餓啲！（下）

張古董 我瞅你就不善！噯，还是老娘兒們不行，三言兩語，布弄到我手啦。我怎么卖呀？好热火的布！也沒有这么吆喝的呀！有咧，到小鋪兒借兩塊板子，摆个布攤兒。小鋪兒掌櫃請啦！

內 白 請啦！干什么？

張古董 借兩塊板子！

內 白 借板子干什么用？

張古董 摆个布攤兒。

內 白 几个布？

張古董 一个布。

內 白 一个布你还摆布攤兒？夾着卖吧！

張古董 夾着卖，咱們就夾着卖。我怎么吆喝哪？噯，我常听串街吆喝：布来！干脆我就来它一个：布来！

（吆喝介）布来！（原場）

內 白 卖布的！

張古董 噯。

內 白 什么布？

張古董 白布。

內 白 我要綠的。

張古董 沒有。

內 白 沒有，不要啦。

張古董 (吆喝) 噯，布來！

內 白 賣布的！

張古董 噯。

內 白 什麼布？

張古董 白布。

內 白 好，打當間兒撕塊包腳布！

張古董 不那麼賣。

內 白 不要啦。

張古董 這都不是正經買主兒。(吆喝)噯，布來！

內且白 賣布……呸！

張古董 噯！這是個正經買主兒。布來啦！

內且白 布來啦？

張古董 布來啦。

內且白 不來，不來就嘍兒罷啦！

張古董 嘿！你瞧，我說這是個正經買主兒，吆喝出來一個老娘們兒，絕不是打落的。她說賣布的，我說布來啦，她說不來啦？不來，不來就嘍兒罷啦！嘿！想我張古董好不命苦也！

[李天龍上，小繮，“水底魚”。與張相撞介，回身欲下。]

張古董 我瞅着好眼熟哇！好像我把弟李天龍。噯！回來，回來！

李天龍 (轉身) 原來是兄長。

張古董 你不是我把弟李天龍嗎？

李天龍 正是小弟。

張古董 你怎么混得这样兒啦？

李天龙 再休提起。只因家中失了一把天火，燒得片瓦無存，故尔落得这般光景。

張古董 今当大比之年，你为什么不上京赶考哪？

李天龙 無有銀錢，怎能上京赶考。

張古董 你丈人王老戶是个大財主，你为什么不上那兒去借錢哪？

李天龙 我岳父有言在先：續娶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兩，周济与我。

張古董 那你何不娶一个哪？

李天龙 無有銀錢进京科考，哪有銀錢娶妻呀！

張古董 兄弟，你何不借一个哪？

李天龙 兄長說哪里話来，想世間之上有借銀子、借錢，哪有借妻子的道理。

張古董 有。比方这么說，要是有人把媳妇借給你，你應該怎么謝候人家哪？

李天龙 若有人將妻子借与我，簪环首飾、四季衣服俱是那妇人的，銀子二百兩平分一半。

張古董 是真的嗎？

李天龙 焉有虛言！

張古董 兄弟，咱們別这兒說，这兒攬包兒將太多，上我家說去！（原場）

李天龙 到了無有？

張古董 就算到啦。（進門介）兄弟，你这兒坐着，我叫你嫂子去。（出門）家里的！家里的！

〔沈賽花上。〕

沈賽花 当家的，你回来啦？

張古董 回来啦。

沈賽花 那个布卖了沒有？

張古董 男子汉大丈夫，卖你的布？沒卖！給你吧。

沈賽花 沒卖，活該。我还留着做褲子汗褸兒穿呢。

張古董 好。留着吧！家里的，你这兒来，我給你帶來个人来。

沈賽花 当家的，你可太不对啦！你怎么往家給我帶开了人啦？

張古董 什么呀，不是外人。

沈賽花 噢，常来的！

張古董 什么常来的？

沈賽花 是誰呀？

張古董 是咱們把弟李天龙来啦。

沈賽花 哎哟，我的媽哟，我可不見他。

張古董 怎么不見？

沈賽花 人家是大財主，人家多闊呀，我可沒臉見人家。

張古董 什么呀！他現在还不如咱們哪，都卖了零碎綢子啦。

沈賽花 是嗎？哟，那我見他怎么着？

張古董 見他問好哇！

[張古董、沈賽花進門介。]

沈賽花 兄弟在哪兒哪？兄弟你好哇！

李天龙 嫂嫂可好！

沈賽花 咱們老沒見啦。

[与李天龙靠坐在一起。]

張古董 [插在中間隔開] 嗜，嗜，嗜！你这是干什么哪？

沈賽花 老沒見啦，我們亲热亲热。